

校正箋註蒙求

中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71

2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卷中

岡白駒箋註

東 固碩校

永筆札

顧愷丹青

五五列傳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元后傳云成帝舅王氏兄弟五

世謂之五侯。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皆見信用。

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鑿。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也。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竦懼自申束。仕至廣漢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輝光。輝光古云王莽分三輔置前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煮魚煎肉曰鯖。鯖與鮓同煎和之名。世盛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F0171-(2)



校正蒙才 卷中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廚。後竊其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矜自。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溫府。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絕超也。才絕。畫絕。癡絕。終散騎常侍。

### 戴逵破琴

### 謝敷應星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主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工門伶人。工也。樂。晞怒。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召不起。逵後竟不仕。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召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 阮宣杖頭

### 畢卓甕下

晉書。阮脩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性簡任。不修人事。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脩石解。見于。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間。王衍與脩談易。言寡旨暢。衍歎服焉。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後為太子洗馬。避亂。為賊所害。

晉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且視。



之乃畢吏部也。遂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常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蟹螯，大足在首上，如鉞者。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過江為溫嶠長史。

文伯羞鼈 孟宗寄鮓

魯語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以露睹父為客。睹父魯大夫，客也。禮飲，尊羞鼈小焉。羞，進也。睹父怒，相延食鼈。進，進也。眾相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此睹父詞，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祭祀尊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於鼈易得，辭責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逐出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請不擇大者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逐出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請也。

吳志 孫皓 傳注 亦載

吳錄：孟仁字恭武，新刻本作武恭誤也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江夏人。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蓐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除監池

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鮓，藏魚也。以鹽水醃之，如菹，熟食。母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吳縣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所感，任孫皓至司空。

史丹青蒲 張湛白馬

列傳 五 十

前漢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元帝即位，為侍中。時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上寢疾，皇后太子皆憂。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上病有閒獨寢時，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應劭云：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適，讀立十餘年名號繫之，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託為臣子自見定陶王愛幸，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見丹涕泣，言又切至。



大感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太子由是為嗣。成帝立。累遷左將軍。

列傳十七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幽室。必修整。遇妻子若嚴君。後漢書注。易曰。家。有。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三。嚴。君。父。母。之。謂。也。輔以為儀表。注。儀。法。也。表。正。也。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建武初。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及郭后廢。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帝強起之。為大司徒。湛自陳疾篤。遂罷。

### 隱之感鄰 王脩輟社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標。表。弱。也。冠而介立。有清操。年十餘。丁父憂。丁。當。也。居。喪。曰。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箸。為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銓。衡。部。東。

一卷十

銓。衡。部。東。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居。清。級。之。位。廣州珍異所出。前後刺史多黷貨。黷。握。持。垢。也。朝廷欲革其弊。以隱之為刺史。州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畝。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後致仕。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章。印。也。綬。所。以。受。印。環。也。魏志。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年七歲喪母。以社日。亡。立。春。後。五。成。為。春。社。立秋後。五成。為秋社。鄉人祀之。為五穀之神。其名曰社。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後太祖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遷魏都太守。為治抑強扶弱。百姓稱之。

### 阮放八雋 江泉四凶

晉書。羊曼字延祖。少知名。歷晉陵太守。任達頹縱。頹。靡。放。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東。晉。名。士。時州里稱阮放。

列傳十九



為宏伯宏大也言思量大伯長 邠鑿為方伯正也方 胡母輔之為

達伯達不拘也 下壺為裁伯裁裁度 蔡謨為朗伯朗明也 阮孚為誕

伯誕放也 劉綏為委伯委委曲也言 而曼為黯伯黯氏家訓云黯當

無所不 容之意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雋古俊字通作雋

羊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

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

以大肥為笨伯笨粗率也 散騎郎張嶷以狡妄為猾伯狡猾皆 而聃以

狼戾為瑣伯狼不聽從也瑣 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嶠譜序曰文帝受禪魏文帝 朝臣竝受爵位歆以形色怵旨徒為

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

群后莫不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初文帝

相國 華歆群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帝大悅歆

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明帝時進拜太尉

世說曰文帝受禪陳群有憂容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進司空

錄尚書事初群為兒時祖父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

興吾宗矣博物志曰大丘長陳寔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群

子泰四世於漢魏竝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之語曰公

慙卿公司空也卿 卿慙長長大丘長也言群不 慙或作慙

王濬懸刀 丁固生松

晉書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博涉墳典疎通亮達亮明 恢廓有大

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辟河

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引去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

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復復音福漢法免 所全活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

列傳 二

方正 篇



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意甚惡之。王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稱太守縣令皆曰明府果遷益州刺史。後再刺史益州。武帝謀伐吳。詔濬脩舟艦。艦戰船也。乃作大船連舫。並兩船曰舫。以木為城。起樓櫓。畫鷁首。怪獸於船首。鷁大鳥名。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龍驤將軍。監軍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稱刺史無愛死也。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降。濬解縛。受璧焚檣。檣也。降者必面縛含璧與檣。送于京師。以功封襄陽縣侯。累轉撫軍大將軍。卒。諡武。

卷三

姜維膽斗 盧植音鐘

月丁固為司徒。正十八歲矣。

蜀志。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與費禕共錄尚書事。加督中外軍事。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所破。及後主降。後主劉禪降于魏。維投戈放甲。詣鎮西將軍鍾會。後主已降遣使救會厚待之。則同舉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諸葛誕字公休。夏侯玄字太初。會既構鄧艾。附會以成之。曰。因謂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會陰懷異圖。維心知之。欲構成。擾亂圖克復。車徵。故謂維等。其情。自稱益州牧。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後漢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後漢書注。融明德皇后之從姪。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靈帝時為尚書。

列傳 五十四

四



### 桓溫奇骨 鄧艾大志

列傳 六十

晉書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未暮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彝以嶠所賞故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後必顯達矣將避名易吾姓也溫豪爽有風槩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七黑子作少與劉惔善惔嘗曰溫眼如紫石棧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質瑩徹隨大小皆五稜鬚作蝟毛蝟似鼠毛有刺張開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大司馬南郡公

卷二 八

魏志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少家貧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威賊資資所取給也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後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累遷征西將軍征蜀大破之

劉禪降後主以勳進太尉鍾會忌其威名構成其事遂見害構事讒也

### 楊修捷對 羅友默記

列傳 四十四 楊震 傳

後漢楊脩字德祖太尉震玄孫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曹治事局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操於此迴師脩之幾決多有此類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廉察問也忌脩後因事殺之語林曰脩至江南讀曹娥碑碑背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壻白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脩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乃得之令脩解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壻白受辛齋擣辛物為之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



校正蒙抄 卷中  
按三十里。

世說云。羅友少時多謂之癡。常伺人祠。欲乞食。了無作容。為人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蜀城道陌。果木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道事。亦有遺忘。皆名列之。坐者歎伏。

### 杜康造酒 蒼頡制字

魏武帝樂府短歌行曰。長歌行短歌行皆大率言人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但當及時為樂也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注謂杜康古之造酒者呂氏春秋曰儀狄造酒。

淮南子曰。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始視鳥跡之文。造書契。則詐偽萌生。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務。錐刀之利。錐之末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劫。故夜哭也。舊云龍潛藏。未詳所出。

### 樗里智囊 邊韶經笥

列傳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疾室在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滑稽多智。鄒誕云。滑稽也。稽同也。秦人號曰智

列傳

囊。秦武王立。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疾卒。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任鄙秦力士也。後漢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便。肥貌。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經書之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

### 滕公佳城 王果石崖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蹶。蹶也。不伸也。以足跑地。久之。獸前足。拓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

地曰跑。滕公使士卒掘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



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滕公即前漢夏侯嬰。官至太僕。初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

神怪志。將軍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蜀楚之交。山有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無斷

處。船中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槨。問舊行人。皆云已久。見之果使人懸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

百年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也。欲將欲墮。不墮。遇王果。果見銘。愴然曰。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因留為營。斂瘞埋。設祭而去。

### 買妻恥醮 澤室犯齋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樵柴也。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羞之。求去。買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師古云。久讀日汝。待我富貴。

列傳三十四

報女功。妻患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即聽去。後數歲。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師古云。買臣充卒將車。至長安詣闕。上書待

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武帝說之。

拜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

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妻自經。死

羞醮。自縊。再嫁。買臣乞其夫錢。令葬。與亦曰乞。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

有恩者。皆報復焉。

列傳六十九

後漢周澤字擇都。北海安丘人。顯宗時為司徒。性簡忽。威儀頗失。

宰相之望。後為太常。清潔脩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哀澤

老病。關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謝罪。漢時。左右

林中都官。皆有詔獄。蓋奉詔以鞫囚。因以為名。當世疑其詭激。過直。曰激。時人為語曰。生世不

諧也。諧。偶也。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後數為三



老五更。漢官儀於齋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醉者似之。

### 馬后太練 孟光荆釵

皇居 紀第 十

後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小女。年十歲。幹理家事。司成人。嘗久疾。大夫人令筮。筮者曰。此女雖久疾。後當太貴。兆不可言。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後選入宮。顯宗卽位。以為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不至耳。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云。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後漢書。注。纖。介。猶微細也。有司奏立長秋宮。注。皇后所居宮也。請立皇后。不敢指言以官稱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注。周官。周禮也。常衣大練。注。練。大帛也。裙不加緣。練下謂厚縵也。

後漢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曰。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待也。妻請罪。鴻曰。吾欲裘禍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所願哉。妻曰。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束髮如椎頭。著布衣。操作而前。操。炊具。鴻大喜。曰。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

列傳 七十

### 顏叔秉燭 宋弘不諧

毛公詩傳曰。伯雅。卷。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蒸。新之。細者縮。讀曰縮。謂抽也。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雖執燭不可。家告戶說。魯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人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曰。吾聞之。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六十。據婦人言。閒。厠也。閒居。閒雜居也。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



不稱亂曰嫗或作煦以氣曰煦以體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  
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  
是也

列傳 十六

後漢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即位為太司空時帝姊胡陽  
公主新寡帝與其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  
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  
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弘封侯租米地之  
也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所推進賢士桓梁三十餘人等三十餘  
人或相及為公卿後漢書注

鄧通銅山 郭况金穴

列傳 三十六

前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云濯讀曰權濯船  
能持權行船也刺船之  
頭郎黃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

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覺而之漸臺師古云未央殿西  
漸臺以夢中陰目求師古云默而視見通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

其名姓帝悅尊幸之賞賜鉅萬以十數師古云每賜輒鉅官至上

大夫然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謹身媚上而已上使相者相

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嘗病癰通為上嗽吮之嗽亦上問曰

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齧臍師古

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

通景帝立通免家居人告通盜出微外鑄錢犯禁出曰盜出師古

謂之微塞西南下吏驗問盡沒入之竟奇死人家

後漢郭况真定豪人光武郭皇后弟帝善况小心謹慎年始十六

拜黃門侍郎以后弟貴重賓客輻湊况謙恭下士頗得聲譽遷大

鴻臚帝數幸其第會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

后紀 第十 郭后 紀附

卷中



師號。况家為金穴。顯宗即位。數受賞賜。恩禮俱渥。終特進。

### 秦彭攀轅 侯霸臥轍

六十六列傳

後漢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群從同時為二十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為潁川太守。仍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幸潁川。輒賞賜錢穀。恩寵甚異。東觀漢記曰。彭去任。老幼攀轅號泣。

十六列傳

後漢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專產業。篤志好學。王莽末為淮平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太尹政理有能名。及莽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莽年。光武時為大司徒。

### 淳于炙輠 彥國吐屑

十四列傳

史記。淳于炙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

十九列傳

而承意觀色為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送以安車駟馬。束帛加璧。黃金百鎰。二十四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徐廣云。鄒衍之術。過大言天。故曰彫龍。奭。炙。穀。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奭謂二騶。晉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入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領袖見前。于元帝時為湘州刺史。

### 太真王臺 武子金埒

七十三列傳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邦族。邦國名。族也。成帝時為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從姑。父之從父姊妹。劉其夫姓。經亂離散。唯有一女。劉其有姿。



慧姑屬公。覓婚。公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十二列傳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風采姿貌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坐事免官乃移第北山。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馬埒謂于外築短垣。繞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

巫馬戴星 空賤彈琴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不寧居於家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雷錢 雷義送金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雷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一十七列傳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承塵。施於上。承塵。土者。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 胡昭投簪

後漢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莽之子。名。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後漢書注。三綱。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

三十七列傳



敗乃首戴瓦盃注盃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注莽為新都侯及莽號新室故哭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

還鄉里太祖為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

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出仕也免卒雅尚雅處家居也

崇尚平素所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

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居士道藝處士

稱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潁川緣賴昭咸無怵惕後公車特徵公

解見于羊祐識環下會卒擊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二十七列傳

王喬雙鳧

華佗五禽

後漢王喬河東人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

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羅鳥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

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羅鳥但得一雙鳧焉後天下玉棺

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

城東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

有壯容時人以為仙精於方藥處刺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

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水計傳所

類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

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口創愈一月閒平復為人性惡

且恥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初佗就曹操求還取方

竟殺之操大怒使人察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謂普曰人體欲得

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而脈流通病不能生譬猶

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

迴顧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

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猴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

二十七列傳

身不動而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



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 程邈隸書 史籀大篆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趣省易趣趣向施之於徒隸也所以名

天列傳

晉衛恆善草隸書為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杜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幽囚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隸即今之真書行書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恆字巨山為黃門郎與父確同遇害

### 王承魚盜 丙吉牛喘

五四列傳十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內史湛之子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推窮詰也言執法者推按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犯夜者禁夜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甯越若耕稼曰何為可免此苦友曰不如學也三十年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年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渡江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眾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

四四傳十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橫道師古云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



歲竟丞相課其殿最課試也上功曰殿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

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儉行用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

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巫蠱巫

祝詛人術詳于漢書師古云郡邸獄治天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

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

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內謁者令到獄到郡吉閉

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以為因赦天下郡邸獄賴吉得生恩及四

海謂赦天下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

絕口不道前恩後上問知吉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 郭賀露冕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

駕傳車駟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心

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

聞風竦震其諸臧過者臧通望風解印綬去初交趾也兵反有司

舉琮為刺史為交趾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賊斂過重民不聊生

不能故聚為盜賊琮即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

復音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

力於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為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

拜荆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

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

旒後漢書注三公服衰冕衰卷龍衣也黼黻蓋裳文也黼文若斧

旒形黻文若兩己相背冕以木為之旒冕前後垂玉也天子十二

九旒上公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明帝賜三公

服行部去襜帷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

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靜稱

列傳十六 蔡茂 傳附

列傳 二十

漢書卷之六

五六



### 馮媛當熊 班女辭輦

外戚傳上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婕妤內寵與傳昭儀等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佚佚與逸同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

外戚傳下

前漢成帝班婕妤越騎校尉況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張晏云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今有班婕妤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考問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耶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怨師古詛主上是如其無知想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閱之賜黃金百斤

### 王充閱市 董生下帷

三列傳九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仕郡為功曹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公車解見

二列傳六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師古云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為江都相事易帝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諍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云謂若閉南門禁舉火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希世用事師古云希與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乃言之於上以獨仲舒可觀相也使相膠西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居而治及去位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者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傳粉 弘治凝脂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曹操女為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說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明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

列傳六十

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目之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為丹陽丞

楊寶黃雀 毛寶白龜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於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三事三公也四枚象四世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為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為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為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為太尉魏文帝時復為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



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新刻本考例曰萬曆刊本此題作楊生黃雀毛子白龜以避寶重蓋後人所改雖不可必從似有其理愚按養龜者非毛寶矣其軍人也何得題毛寶白龜當作楊兒黃雀毛軍白龜而允當耳

宿瘤採桑 漆室夏葵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頭有大瘤號曰宿瘤在父母家號宿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命也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也予之不忘中心謂何猶為也此外又為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贈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衣不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三晉趙魏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於外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暫雇使令吾終身無兄言晉客鄰女雖非吾事終與吾也吾聞河潤九里漸如三百步漸水浸不濕之地也河潤漸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內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戰鬪婦人轉輸不得息



章賢滿籛 夏侯拾芥

列傳四十三

前漢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為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加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籛不如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列傳四十四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為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云若今義疏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師古云青紫卿大夫之服地芥草芥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 袁耽俊邁

舊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成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阮成任達故曰亦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鄉論曰清議託為犯禮廢頓幾二十年

列傳四十五

晉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倜儻不羈解見于王珣短笥卻誦一為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賭博之財進思自報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在艱居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俄頃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馬局上所擲子擲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為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 鄭眾不拜

列傳四十六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



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云窖舊米粟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  
之窖而空者也 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  
 羝羝乳乃得歸。師古云羝牡羊也生子曰乳 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  
 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  
 者言。常惠武之官屬 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  
 得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百頃宅一  
 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  
 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書於麒麟閣法  
 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列傳二十六 附與六鄭

後漢鄭眾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  
 經給事中八年遣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  
 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後復遣眾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  
 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禮表獨拜帝不聽眾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  
 眾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眾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為軍司  
 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

董永自賣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  
 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其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  
 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釜與鑪同量也按  
方人而圓其外容六斗四升其鑿一寸容四升其耳三寸容一升 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  
 奪人不得取

舊注云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傭役於人 至農月以小車推父  
 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為奴遂  
 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為永妻永與俱詣主人



今永妻織纈三百匹。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錄神記云。織女生一子。曰仲舒。即此也。

仲連蹈海

范蠡泛湖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傲儻之畫策。不肯仕宦。游於趙。會秦圍邯鄲。而魏使新垣衍索隱云。新垣。復姓。名行。欲令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魏都大梁。亦稱梁。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為紹介。見衍。索隱云。紹介。猶媒介也。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今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韓詩外傳云。鮑焦。周介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採薪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責過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汚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焦遂抱木立死。從衆人不知。則為一身。頌與從容。一固為不能寬容而死。此言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不自知焦之意。取居濁世。非為一身。彼秦。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索隱云。秦。法以戰勝。斬首多。為首功。每斬獲。權使其士。虜使其民。權詐使其戰土。以奴虜。彼即為帝。則連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於是

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則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戮與勳通。并力也。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假會稽之耻。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適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隱耕于海畔。父子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義云。間行。行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可以致富。問道也。

自謂陶朱公。居無何。致貲累巨萬。巨萬。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老死於陶。

大賢緝柳

溫舒截浦



楚國先賢傳孫文寶孫敬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得一小屋魏文帝

二列傳

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小簡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山邑縣名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六列傳

伯道無兒

枕笏不孤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河東太守汝子石勒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掠奪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子理不可絕止應自弃我兒耳幸而得存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之朝平而暮及所弃子明日繫之於樹而去弃已子存弟及則當相

九五列傳

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甥曰甥子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不仁無後

晉摛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康為鍾會謂紹曰巨源在源字濤汝不孤矣後濤薦為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嵇紹也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昂昂高舉貌裴頠亦深器

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天子出奔馳詣行在所王師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兩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

服帝深哀嘆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愁侍中血勿去此言

綠珠墜樓

文君當壚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

三列傳



笛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姬妾數十人。以示之。皆縕蘭麝。被羅縠。縕蓄也。羅縠輕紗也。曰在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勃然變色。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詐託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致死於君前。晉書。君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東人所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被害。

如馬七二  
相司十傳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寡孀。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師古云。挑。寄心於也。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美之稱也。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師古云。悅。其音。恐不得當也。偶之謂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云。但無資。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如字。相第俱如臨邛。師古云。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乃之臨邛。

盡賣車騎。買酒舍。令文君當壚。師古云。壚。所以居酒。竟。相如自著犢鼻禪。犢鼻。禪。解見干。與庸保雜作。師古云。庸保。滌器於市中。飲器也。王孫恥之。杜門不出。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云。不。今文君既失舟於長卿。長卿故倦游。文類云。倦。疲也。言疲。其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久之。蜀人楊得意為拘監。師古云。天子。田。狩。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以為郎。

伊尹負鼎

竇戚扣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干。求也。乃為有莘氏媵臣。注。湯娶有莘氏。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五。反。使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古。質。素。之。王。九。

紀能本



主三皇五帝湯舉任以國政及夏禹王

三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近舍寤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

矸山石貌或作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矸也 昏飯午薄夜半也薄止

長夜曼何時且曼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大夫

### 趙壹坎壕

### 顏駟蹇刺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後漢書注魁梧壯大之貌望之甚偉

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

免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稱其德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

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

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注食其初見高祖長揖高祖延之上坐今揖三公何遽

怪哉逢下堂知非常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

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禮召十

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

言題云坎壕坎壕言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即署舍即解署也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時為之

為之為郎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

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所謂蹇刺也蹇刺是以前葉

不遇也三葉三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

醜

### 龔遂勸農

### 文翁興學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為官宣帝時渤海左右

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擒通上選能治者以遂為勸

海人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

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鉏與鉏同持兵者適為盜賊盜賊

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

傳吏

文苑傳下



牧養焉。尉與通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商賈曰未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更民皆富貴。獄訟止息。後徵遂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議曹以諸生有從至文學者為之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為丞以褒顯遂云。

同上

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云辟讀曰僻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親自飭厲。師古云飭與教同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為右職。師古云郡中高職也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云學官舍也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師古云下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為除更繇。師古云不從役也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師古云益多也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師古云閭閻內中小門也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師古云繇讀曰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 五鹿嶽嶽

史記晏平仲嬰。索隱云平諡為齊相也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擁挾抱也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揚揚自得貌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妄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三列十傳

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五鹿複姓名充宗時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自宣



校正蒙莊

卷中

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

宗象貴辭曰師古云言藉尊貴之權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

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云齋衣下之裳抗首而請師古云音動左右既論

難連柱五鹿君師古云刺也距諸儒為之語曰五鹿獻獄朱雲折其角

師古云嶽遂為博士

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

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

綬王貢彈冠綬印也言其相薦達也

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為諫大夫與

同郡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云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

同也師古云取進趣也舍止息也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任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

仇覽棲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議者言無司馬微有知

人鑒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

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

才也謂縣令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治中從事史

行部別乘傳文畫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

先主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為軍師中郎將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生業農畢

乃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甲桑剽輕勇悍賑卹窮寡暮

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

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

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後漢書注鳴梟

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曰主簿聞

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李孫行父見



逐鷹鷂之鳥雀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太賢之路。注。渙。縣令也。故稱百里。以奉資。勉入大學。以。丁月。學畢歸鄉。俸。為資。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諸葛顧廬

韓信升壇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略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常以水牛流馬運糧。常與嘗通。水牛流馬。皆載。多行。少人。不。大。勞。其。制。法。見。于。亮。集。及。通。鑑。注。網目。據武功五丈原。武。以。與。司。馬。宜。王。達。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諡忠武侯。亮長於巧思。楨益連弩。水牛流馬。以。鐵。為。矢。長。八。寸。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陳。圖。詳。于。成。得。其。要。六。

列傳

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云。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後屬項羽。為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何。歸。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為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為淮陰侯。卒為呂后所斬。

王褒相慘

閔損衣單

晉書。王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城陽。郡。營陵。縣。少立操尚。有。所。守。博。學。多。能。其。父。儀。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且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

列傳

五十八



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小雅蓼末嘗不。二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  
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  
本哀作褒。非。

舊注云。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  
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新曰綿絮。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  
體寒失制。引與制馬者。父責之。損不自理。不解也。父察知之。欲遣  
後母。去也。逐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二子單。衣單也。父善之。而  
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蔡倫造紙

初學記云。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侯。書編玄龜負圖。出周公。援  
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曲禮所載。皆七此則秦之前已有  
筆矣。蓋諸國或木之名。各國異名。而秦獨得其名。筆。恬更為之。損益耳。

其制。故說文曰。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也。舊  
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為秦將。始皇製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宦者。給事。官掖。和帝時。轉中常侍。加尚方令。後漢  
志云。掌工手工作。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縑。值  
並不使於人。倫乃造意。造始也。無倣於前。以用樹膚麻頭。麻本不  
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  
稱蔡侯紙。倫封侯。故云。

孔伋緼袍

祭遵布被

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表一本作裏。緼。泉著。二旬九食。  
為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入。遂忘  
之。吾與人如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  
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



是以不敢當。

列傳第十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

從光武平河北。拜征虜將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

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衣袴也。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

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

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存。存其後會朝也。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

公如祭征虜乎。其見思如此。

### 周公握髮

### 蔡邕倒屣

世家第二

史記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

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

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食在口。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

之曾慎無以國驕人。

列傳第五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後漢書注。圉縣。故城在陳留縣東南。少博學。好辭章。數

下

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為中郎將。獻帝西遷。都

於長安。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

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屣。履也。倒。屣言遽也。粲至。年既幼弱。容

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龔。祖暢。皆為三公。所以稱王公之孫也。

### 王敦傾室

### 紀瞻出妓

列傳第六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

尉。明帝初。移鎮姑熟。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割棺戮尸。初。石崇以

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甲煎

名。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

作。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荒。亂也。迷也。體為之弊。左右諫

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不留一人。題云傾室也。

即是時人嘆異。



見世說

舊注引世說云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使舞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作色世說注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顏無作色有司奏顛耽光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 張綱埋輪

四列傳 一傳 不傳 附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督謂督察東至海以軍與誅不從命者有所逐捕及行誅罰皆依與軍之制威振州郡

四列傳 六

後漢張綱字文紀捷為武陽人少明經學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命軀也漢安初遣八使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郭舉馮羨樂使張綱周舉劉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官以下八使皆為顯下號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當路居要地也豺狼言姦臣秉政也遂奏大將軍

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 林宗折巾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孔淳之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蓋遺也好戴曲笠有遺於曲謝答曰將不

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處靜以息跡思亦甚矣將不畏影者將不離不知處陰以休影固則是處陰處靜也是無上之域至此當無好惡矣但將不畏影者未能至於忘懷所以有好惡也所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女以戴曲蓋也吾將修身守貞者也

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

故曰襲世稱謝康樂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為侍中免官尋山



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躡履也。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起為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弃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絕超越也。善詩善書皆超越於衆。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二寶。詩文與書。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兩巾一角墊。墊與甌通。傾也。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人倫。解見于。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衣闕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褒淨實。唯郭有道無愧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

漁父江濱

四十一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正義云。屈原。昭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志與誌。通記也。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習也。辭令。文章辭命也。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害忌也。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推子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秦留之。竟死。于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令尹。上卿。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短。指人短。過失。曰短。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云。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所謂屈原。景昭。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見。見草野。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沈與淨。沈也。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啜其醢。鋪。糟。啜。飲。且隨俗。醢。醢也。何故懷瑾握瑜。瑾瑜。皆美玉也。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察察。清潔。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猶昏暗也。寧赴湘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皓皓，深白。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江名。後百餘年，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魏勃掃門

潘岳望塵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舍人怪之，因特令闚者而問之。闚者，守門者。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為掃。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五列十傳

晉潘岳為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為其首。潘岳，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繆徵、杜斌、鞏虞、諸葛雍、王粹、杜育、鄒捷、左思、崔基、劉瓌、和郁、周恢、索秀、陳珍、郭彰、許猛、劉訥、劉輿、劉琨、號二十四友。謐構愍懷太子之入，傳會諸友及晉書限斷。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治起年，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皆岳之辭也。初岳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干岳，而校黜自喜。性與何晏喜同，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謀為亂，同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為子，時賈后淫虐，謐干預國事，權侷人主。

五四列十傳

京房推律

翼奉觀性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贛。贛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又主一月，以六十卦為三百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各有占驗。房用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鐘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為郎，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諛，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遂弃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



五四列十傳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即位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邪正雖愚為用若懷邪智益為害於是辰時客主邪正之語辰為客其略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六合四方上下也本傳云北方之情好也南方之情惡也雖惡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上方謂北與東下方謂南與西當知此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王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 陸凱貴盛

第十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師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綉幃帳以珠玉為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剖弃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名水臨江飲馬權率眾應之使寧為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斬首以級數之北

軍驚賊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第六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陸遜字伯玄孫皓時為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於陵辭聘

訓條裕

淮南子曰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軾伏也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趁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寡人敢勿軾乎干木光干德寡人光干勢木富干義寡人富干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弗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鎰二十兩往聘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



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履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言有業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

伯英草聖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譜第，世統註也。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譜。其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又愛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錢癖，武帝聞之，謂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終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為後世名。好名稱世。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列石為一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岷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首衛恒，章帝時。後章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殺，去聲。謂殺字，肉。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楷，法式也。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忽忽，急遽也。言無寸紙遺之。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列傳五十五附張

列傳第七

馮異大樹

千秋小車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父城，縣名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為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



武署為主簿。及王郎起。詐稱成帝子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  
葦亭。天寒衆飢疲。異上豆粥。明且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  
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燎衣也異進麥飯。菟肩  
菟與通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爲人。異爲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  
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  
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多重後  
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葦亭豆  
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替首謝。

六十傳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師古云高廟會衛太子爲江充  
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冤。千秋上言。變常故云急變訟曰。  
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  
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  
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然不此高廟  
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  
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云伐積功也特以一言  
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  
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第四傳

漂母進食 孫寶說

前漢韓信。家貧。嘗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毒苦之。師古云迺晨  
炊葦食。張晏云未起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  
一漂母。師古云以水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蘇林云王孫淮陰少  
年。又侮信。衆辱信。曰。師古云衆辱於能死刺我。不能出。踏下。師古  
下兩股信孰視。佯出跨下。孰與孰通一市皆笑。以爲怯。及信爲楚  
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云以曰。公小人。爲德不



竟召原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十也方厚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云就成也幽真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飯訖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欲為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司命君下山百步勿及顧鍾下六十來步同看並為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家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及和休和生皓新刻本誤也為晉所滅降為歸命侯

賣藥調天 前訓歷家

後漢汝南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且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昔酒甘香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

傳方術

過見責為人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蘄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為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三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髮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昔夜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大學子訓嘗居學校諸生為請子訓子訓曰吾某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卿盡語之告欲見我者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先來我處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諾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驪出東門陌上徐



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割席

晉更始割席

列傳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族父之子相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

眾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

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為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

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賊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

於市宛城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

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

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割席不敢視作顏色後赤眉賊入關見

殺

晉惠帝初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決尚書

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

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

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以貨賂得祿故曰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

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

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無米何不煮之其蒙蔽皆

此類

伊籍一拜

鄧生長揖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為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

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

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權意無道之君本指先主云籍機捷類如此

機讀如幾權甚異之

前漢鄧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師古云落魄無衣食

業為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師古云賢者豪者謂之狂生沛公

略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師古云食其

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

本紀

卷



公輟洗起衣師古云輟止也

起衣著衣也

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為廣野君

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憑軾下齊七十餘

城師古云憑據也憑軾者言及信兵至廣以為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

應璩二人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為太子洗馬職比謁者太子出安

文深文法深刻巧善宦四至九卿終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

千石十人

文章叙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世舊本作魏

非也案文章叙錄云博學好屬文善文善歷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

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百一詩以諷焉詩名百

百慮有其略曰前者墮官去墮官罷有人適我問田家無所有酌

醴焚枯魚枯魚乾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璩初為侍郎又為常

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諧合言世共傳之

郭解借文

朱家脫急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靜悍沈靜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擊師

云陰賊陰懷賊害之意也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借文報仇賊命

作如賊與藏通師古刑攻不休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

窘急常得脫長更拚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坐客殺入

解實不知軹有儒生譏解解容聞之殺此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師古云當謂遂族

解同上

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

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師古云飲沒諸所

嘗施惟恐見之振入不贍先從貧賤始振救家亡餘財衣不兼采

無美衣食不重味乘不過鞞午師古云鞞重挽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

陰脫李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 盛吉垂泣

三列傳十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幼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  
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腰與力能扛鼎。性  
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  
衛親族。注。嬰。扞禦。鈔盜。與鈔同。賴其全者甚眾。建武初。除細陽令。  
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徒繫。囚。被繫於獄者。並感恩德。應期而還。  
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  
悅。永平中。為三公。

會替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  
當斷。也。斷死。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鉅鹿觸槐

刺各傳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范氏。中。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  
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恐智伯。漆其頭為飲

品。晉灼曰。飲。謂虎子也。或以為盛酒器。非也。董份云。死。讓曰。士為  
骨人。所諱者。何以盛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為沒器耳。讓曰。士為

知已者死。女為說已者容。注。修。我必為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為刑

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

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為厲。厲。讀。吞炭為啞。啞。瘖。使形狀不可

知。伏於橋下。襄子至。馬驚。曰。此必豫讓。問使曰。子事范中行氏。智

伯滅之。不為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

事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注。國士。八名

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寡人赦子亦足矣。子自為計。讓曰。臣固伏

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

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杜注。失厚斂。以彫牆。厚賦斂于民。

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宰夫。主屠烹

蹯。曰。寘諸釜。婦人載過朝。杜注。寘。以草索為之。弃之。不欲令。盾為

朝。臣知之。故使婦人載以過朝。

宣公二年



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杜注鉏麇晉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社注不以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力庭

### 阮孚蠟屐

### 祖約好財

列傳十九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遂亂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常為有司所按。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金貂侍中常侍之冠也。加復為所司彈劾窮也。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者。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屏蔽餘兩小麓以着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雙履也。繡同。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子。蘇峻尅京師。矯詔以為侍中。為石勒所殺。

### 初平起石

### 左慈擲杯

卷三

神仙傳黃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索之。不得見。後見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所在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邪。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向者所牧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我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仙傳作五百歲以下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文論五千日為是。諸親死亡略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方服松脂茯苓之方。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起改字為魯班。舊本稍沉重。今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



十人

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明五經兼通星氣見漢祚將盡乃  
 歎曰值此衰運官高者危才高者死當代榮華不足貪也乃學道  
 術尤明六甲六甲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也推能役鬼神  
 坐致行厨行厨隨精思於天柱山中得石室九丹金液經能變萬  
 端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中斷穀食日與二升水基年出之顏色  
 如故操欲學道左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為操怒謀殺之為設酒慈  
 乞分杯飲酒時天寒温酒尚未熟慈拔簪以畫杯酒即中斷分為  
 兩向各分慈飲其半送與操操未即飲慈乞自飲飲畢以杯擲屋  
 椽杯便懸著椽動搖似鳥飛之俯仰之狀舊本脫欲落不落一坐  
 矚目視杯已失慈所在操嘗會賓顧眾曰珍羞俱備所少吳江鱸  
 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須臾引鱸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慈更餌釣沈之復引出皆三尺餘操鱸之恨無蜀薑慈曰易得操  
 恐近取之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報令增二端語頃即得薑  
 還使報命報命增後返驗問增錦之狀若符契也

武陵桃源

劉阮天台

陶潛桃花源記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繽紛盛也漁人  
 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得一山山有小口髮鬢若有  
 光髮鬢似而不審貌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  
 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街巷雞  
 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  
 垂髮童子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  
 作食村中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  
 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為  
 具言聞皆歎惋惋也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武陵桃源

四十三



既出得其船便據向路處處誌之及郡詣太守說太守即遣人隨  
 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續齊諸記漢明帝永平中劍縣有劉  
 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如  
 覺少健根盡罷困食下山得澗水飲之並澡洗酒半曰澡洗足曰洗望見蔓  
 菁菜葉從山復出次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  
 人不遠因過水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二女顏容絕妙世未  
 有便喚劉阮姓名如有舊喜問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  
 精華東西各有床帳帷設七寶瓊瑤非世所有左右直悉青衣端  
 正都無男子須臾下胡麻飯山羊脯甚美又設甘酒有數十客數  
 女將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日向暮仙女各  
 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家止宿行夫婦之道留十五日求還女曰來  
 此皆是宿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所樂遂任半年白以為  
 知經又問二天氣和適常如三二月百鳥哀鳴悲思求歸甚切女  
 曰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共作歌吹送劉阮從此山  
 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隨其言果得還家鄉並無相識鄉里怪異  
 乃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不出不知何在既無親屬栖泊  
 無所却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大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褚淵落水

列傳十八

南史齊司徒褚淵字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水閣  
棧道也險絕之處旁鑿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  
 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露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  
 有天道焉天所不容有地道焉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  
 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言表劉得富貴焉免寒士表祭  
褚淵同受宋顧命輔幼主蕭道成有篡宋心表劉謀儉字仲寶祖  
誅道成淵以其謀告道成表劉皆死之故云賣表劉曇首父僧綽俱為侍中儉幼篤學丹陽尹袁粲見之曰宰相之門  
 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枯與檜同終當任人家國事仕至

王儉

卷中

五十五







甄后出拜 劉楨平視

后妃傳

魏志文昭甄皇后魏文帝漢太保甄邯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冀州袁紹所領文帝納后於鄴魏略曰鄴城破鄴城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也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聞其意遂為迎取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皆咸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滅死輸作輸作徒刑也輸送之役作功之役

胡嬪爭櫬 晉武傷指

后妃傳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拜為貴嬪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莫知所適常乘羊車以羊逐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行葉挿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羊好食竹葉尤嗜鹽以鹽汁洒地羊遇之必去然芳蒙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櫬蒲羊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芳生武安公主也

石慶數馬 孔光温樹

列傳十六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云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十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云凡總計也總計父子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車而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凡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後為丞相



列傳一十五

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師古云。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已繕事。書輒削壞其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師古云。奸求也。有所薦舉。惟恐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云。長樂宮中有温室殿。光默不應。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哀帝立。拜丞相。及王莽權盛。稱幸。復光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師古云。靈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八九尺。自然合杖制。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

許詢勝具

傳隱逸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屬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辟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繳射也。謂以繩繫矢而射。飛鳥也。及長

樓逸

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以為知言。謂知言。是非得理。晚節亦不復釣。徵命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考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

舊注引世說云。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勝情。愛勝地。名勝之情。有濟勝之具。濟勝之具。便登陟。即是也。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遺。贈也。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由箕山人。故稱。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筐篚苞苴。謂諸侯之贈。天下之寶。謂天下。今本無載。

優游滑稽

落下歷數

傳滑稽

史記。優游秦。倡侏儒。秦隱云。倡。倡優也。侏儒。短小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秦有陛楯郎。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休。鹿也。我即呼女。汝應曰。諾。有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



優旃曰汝雖長何益長身材長大也幸兩立幸為兩而我雖短也幸休居於  
是始皇使得半相代當欲大死困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  
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一世立又欲漆其城旃  
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  
凡漆新泉物露於外則二世笑而止

律歷志

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分天部謂分二十八宿為距度巴郡落下閔與焉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分天部謂分二十八宿為距度巴郡落下閔與焉師古云姓唐名都方術士也分天部謂分二十八宿為距度巴郡落下閔與焉  
項歷於此改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黃鐘律長九寸一分而終復三復而  
分以圍乘長得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  
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又象所從出也陰又曰六故黃鐘紀元氣  
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輕重長短多少皆出於律贊曰歷數則唐都落  
下閔

曼容自免

子平畢娶

前漢那丹字曼容琅邪人父漢以清行徵用丹名過千漢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  
六百石輒自免去

列傳四十一  
二傳  
傳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  
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  
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損益之為卦也在上則損在上益在下在  
則自益欲貴則居高與損益卦反矣而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  
中男女娶嫁既畢男女既嫁救斷家事勿相關我當如死後遂肆  
意遊五嶽名山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嵩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

離婁明目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聲合師曠曰  
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  
知不調臣竊為君耻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  
以為後之知音也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離朱。孟子所謂離婁也。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

臨江折軸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怏怏。情不滿足也。忽遷洛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列傳 九十

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壻地。為宮壻之外。壻之內。內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祖。解見于。

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云。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久矣。

榮至。詣中尉府對簿。簿。書罪狀也。文簿。次第一責之。令其對辭也。中尉郅都簿責訊王。訊。問也。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家上。百姓憐之。

列傳 三十

變巴嘆酒

偃師舞木

神仙傳。變巴。蜀郡人。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正月朔。百官朝賀。百巴獨後到。頗有醉色。又飲酒。望西南嘆之。舊本又飲。作不飲。誤。後漢書。變巴傳。注。引神仙傳。作又飲。今據是。

正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且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嘆酒為雨。以滅火災。詔原罪。即遣使往驗。其言答云。正且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日大風天。露暗。失巴所在。尋問之。其日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書。列傳第十七。

卷五

湯問 篇

後漢書。列傳第十七。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也。王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頤也。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聯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聯。動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

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通指也。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

### 德潤備書 君平賣卜

吳志闕澤字德潤會替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備書以供紙筆備書受字崔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道也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為中書令侍中太子大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列傳四十一 貢兩 龍補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師古云裁與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 叔寶玉潤 彥輔冰清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發風神解祖父玠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雋爽有風姿姿風解見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宛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列傳三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歎美如此

### 衛后髮髮真 飛燕體輕

張衡西京賦曰衛后興於髮髮髮黑髮也漢武故事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



初為平陽公主，謳者武帝拔霸上。核除也，除災求福也。五庚還過，  
 主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又坐者皆起更衣，子夫侍  
 尚衣。尚衣也，軒中得幸。師古云：軒，謂軒車也。主因奏子夫送入宮，子  
 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云：拊，謂摩循也。強飯勉之，即貴願  
 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為皇后，而男為太子。子也。太遭平蠱事起，  
 解見干丙，江充為姦，太子與后共誅充。誅充，太子敗亡。兵敗而  
 自殺。

傳外戚

前漢飛燕，孝成帝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師古云：宮人者，省初生  
 父母不舉，死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  
 曰飛燕。以其體輕，故名。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  
 弟復入，但為婕妤，貴顯後宮，立為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  
 儀。昭儀，皆女官名。姊弟顯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暴崩，民間歸罪  
 昭儀，昭儀自殺。哀帝立，尊后為皇太后。哀帝為太子，頗得趙后力，

剛傳西京雜記曰：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  
 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  
 當時第一。

### 玄石沈湎 劉伶解醒

博物志曰：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并日酒，忘言其節  
 度，歸至家當醉，醉十日而醒，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  
 計十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之死三  
 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題曰：沈湎，沈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常  
 乘鹿車。鹿車，解見于攜一壺酒，使人荷鋤隨之，謂曰：死使埋我，其  
 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酒太  
 過，非攝生之道。攝持也。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十斗

列傳十九



五斗解醒解醒酒未醒也言飲五斗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銜肉類然復醉類一作醒更飲五斗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攘袂出拳也伶徐曰雞助不足以安尊拳言體如雞助之弱不堪打也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為建威參軍太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謂選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覽

楚莊絕纓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覽者繁散行汲也繁散覽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覽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瘞之病罷瘞腰曲背隆高之病也蓋覽者而有而君之後宮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此病行形可笑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覽者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者頭自造覽者門謝焉後

十六傳

乃復來向者引去客復來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援拔也趣火來上趣促也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王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權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懼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獲首却敵卒勝晉人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顯報王也王問對曰往者王隱忍不

惡來多力

飛廉善走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石北方下文石晏子春秋曰惡來手裂虎兕兕野牛也皇甫謐曰作石椁於北方

趙子疵面

田駢大口

舊注云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點疵黑時人

紀秦本



曰諸事不決問疵面

七略曰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駢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 張憑理窟 裴頠談數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恃

也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

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

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賜彼我之懷通賜王劉所懷問者為彼答者為我一坐

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彌終留宿至且遣之憑既還船須臾

惔遣傳教遺使查張孝廉船召與同載劉同車遂言之於簡文帝

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勃率行緩貌言論不急切而終歸理也窟孔穴也理之所聚

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中

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兵縱橫言不可一時之傑也樂廣嘗

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

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 仲宣獨步 子建八斗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

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寢寢也貌進退不甚重也

歸太祖累拜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漢南荆孔璋鷹揚於河朔孔璋廣陵人辟難冀偉長

擅名於青土徐偉長居北海郡禹公幹振藻於海隅劉公幹東平

邊齊故德璉發迹於大魏應璩南頓人近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

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

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荆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

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

魏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

列傳 四十五

列傳 第五

傳 第二十一

傳 第九



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舊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 廣漢鈎距 弘羊心計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奸摘伏如神。師古云。摘謂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師古云。稱美其自得事情。名氏曰鈎距。如鈎鈎之有距也。吞之則噴吐。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數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願代。廣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列傳 六十四

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用籌算。年十三為侍中。與大農丞東郭咸陽孔僅三人者。言利事。析秋毫。析分。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 衛青拜幕 去病辭第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云。壽姓曹。為平陽侯。李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云。僮者。婢妾之通稱。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假稱給事。建章宮中。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山。追匈奴。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

列傳 五十二

食貨 志載



還至塞。天子使使者侍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之。號而歸。李廣傳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

同上

前漢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去病以後，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大司馬位，去病秩祿皆與青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有膽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顧念也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鄼寄賞友

紀信詐帝

十一

前漢鄼寄字況，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太尉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祿祿信之。寄說祿曰：「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漢

高祖本紀

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所疑，何不解將印以兵屬大尉與大臣，監而之國，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祿信其計，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鄼寄賞友。曰：「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於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詐楚，可以間出。』師古云：間，出也。於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十餘人，楚囚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云：纛，毛羽幢也。雉尾為纛。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

周兄無慧

十四

晉書王湛字處冲，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祖獨異焉。闔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賈順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脫，或然之辭。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武帝亦以湛為癡。



每見濟輒嘲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舒字陽

年十八

左氏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晉欒書周子少有志周子有兄而不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

蘇章負笈

史記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躑擔簦徐廣云躡草履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二十兩為鎰漢以前以鎰名金漢以後以金為斤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前漢蘇章字游卿北海人去官不仕於王莽舊注曰章負笈追師箱也不遠千里

南風擲子

南受新涉

后妃

晉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瓘亦位三公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種賢一也多子二也容美三也色白四也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皇后楊氏荀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墮地武帝聞之怒將廢之荀勗等救得不廢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惠帝太子通母趙王倫等因眾怒謀廢后廢之故眾怒后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倫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齎金屑酒賜死書秦誓曰商王受前朝涉之脛斷也商王冬月見朝涉水者謂皆作商王受它經傳剖賢人之心比于忠謀剖割而觀其心







